

他曾发誓报仇，现在，经过半年的
苦熬，终于要从地狱魔城中

出来。眼前，摆着的
是十八层地狱！

十八个日子来，他一层一层往上
打，终于通过磨炼，走出了

地狱门。



傲啸武林

傲 嘯 武 林

卧龙飞 著

中

春风文艺出版社
1991年·沈阳

目 录

第六章 搏技.....	1
第七章 泪风	59
第八章 情结.....	112
第九章 蟠举.....	160
第十章 鼓战.....	209

第六章 搏 技

蒋易修道：“这下，可真的是惨了。”

玉楚天也叹了一口气，对那通道口道：“反正已经这种下场了，进去看看吧。”

五个人鱼贯的由通道到了老和兴皮货的第二层地窖。

里头，除了杯盘之外，半个人影也没有。

玉珊儿一凝目，搬动了密室门口的机关，众人再度进入。

里头，无人，有字！

字是：欢迎到此一游。可千万别学那孙猴子撒尿，臭死了自己！

他奶奶的，自以为风趣呀？杜鹏和蒋易修又展开了那绝不重复的骂话绝学……

突然，顶上又轰然大响！

×

×

×

傍晚时分，伙房的小溜子端了个食盘，自顾自的走向骨灰房。

大伙全知道，这是他的习惯。

小溜子就住在骨灰房旁下人木屋内，每餐总是带回那间屋子里去吃。

今天，不，这几天，这小溜子总是会乘着大伙开饭的时候，偷偷进入骨灰房内。

不一忽儿，他又走了出来。

这才回房。

小溜子一进入屋里头就吓了一大跳，因为，堂堂玉风的堂主就坐在那张破旧的椅子上。

小溜子已经知道大大不妙，可是，他同时明白了，现在要走已经来不及，如果立刻忏悔还有一丝希望！

×

×

×

韦悍侯之所以要躲到玉风堂来，最重要的目的是观察玉风堂的武学心法。

尤其，玉满楼杀刀斩门两位长老的手法，足堪称是武林近年来最具创意的绝学。

所以，黑旗武盟绝不能让这种人活下去。

韦悍侯的原则是，要击杀对方，尤其是一等一的高手，就必须先了解对方的武学源流。

这几天下来，他曾经有十五次偷偷看过玉风堂弟子练功！尤其是近水楼台的玉珊儿，他看得特别仔细！

他原想，明天冒个险去看看玉满楼的练功。

谁知，这么快就见到这位玉风堂的主人！

玉满楼在门口笑道：“出来吧。”

韦悍侯也是很有身份的人，所以他一点也不犹豫，立

即便冷哼的破坛而出。

一跨脚，便到了玉满楼面前。

玉满楼淡淡一笑，道：“韦兄这样窝着，可是嫌玉风堂没有客房吗？”

韦悍侯冷冷一笑，道：“玉堂主好眼力，怎知道在下就在这坛子中？”

“简单！”玉满楼笑道：“骨灰……”他解释道：“韦兄为了能躲入坛内，不得不先把这坛中南山七邪的骨灰取掉。当然，难免会落下一点在地上……”

“高明”。“还有一点！”玉满楼道：“这坛子上的灰尘似乎比较新一点！所以，小弟便猜测韦兄在此……。”

“哈……”韦悍侯大笑道：“玉堂主能手创玉风堂，果然是大有人所不能及之处。”

玉满楼淡淡一笑，道：“韦兄能藏身于本堂之中，何尝不是大非常人？”

韦悍侯双目一闪，道：“夸奖了。”

玉满楼一笑，道：“彼此。”

谈话到这里结束！玉满楼转身走到庭园中那韦悍侯已昂首跟至！

两人凝视半晌，忽的，一股旋风在两人之间激荡！

旋风越转越快，俄而竟有呼啸之声！

只是，更妙的是，这风只在两人之间三尺范围内打转，并不会溢出往别处而去！

玉风堂负责后院的四十名弟子已然持剑围住四周！而堂主夫人卫九凤，也自立于一侧，妙目紧紧看着场中两

个人的变化。

此刻，两人忽的同时举掌，往那中间的旋风推去。

便此，只见那旋风在玉满楼和韦悍侯之间移来移去。

旋风之势，更快，更猛！一股威猛无俦的力量：卷住了谁，刹时便要灰飞烟灭！

两人额上已有汗，掌上，青筋已浮。

此战，正是以数年传下的“三天极门”绝学和新旧武学“玉风十八招唤”的相互较量。

其成败，不只是武盟和玉风堂之间的事，更影响到天下武学的归踪源派！

一顿饭时间，两人之间的那股旋风依旧是推来推去，忽的，便凝住了不动！

不，而是一寸、一寸往玉满楼而去。

卫九凤脸色大变，难道是楼哥输了？

且慢，那旋风往玉满楼移近的同时，亦一寸、一寸的往上提升。到了玉满楼身前四尺时，那旋风已和玉满楼双目等高！

卫九凤刹时明白了，楼哥的“玉风十八招唤”果然是举天下惊憾的绝学！他将韦悍侯的力劲反击于地，利用弹回之力将这旋风罡气上举。

届时，只要旋风过了顶上，立时彻力再击出。此时，韦悍侯必然是力放而竭，任是铜身铁骨也吃不住那一记崩发的罡气！

韦悍侯显然也发觉了。

可是此刻已是欲罢不能。

唯今之计，只有加劲使气，让这股旋风在过玉满楼顶上之前，旋撞其身。

便此一念，韦悍侯便使起“三天极门”中的天运心法，全力以进。

刹时，全身骨骼拍拍作响！

玉满楼则双目微垂，巧妙的控制这气机的每一份力量，前进，上升。

他要选择一个令韦悍侯全力放尽，无可再避的时机出手。

现在；旋风已至发梢，同时其旋缘亦到了额前一寸三分处！

就在玉满楼打算全力一击之时，一名玉风堂弟子狂奔而至庭园，向卫九凤急道：“堂主夫人，城东情报传来，玉大少爷等五人被活埋于刘记茶行……。”

就这声入耳，玉满楼心为之一动。

刹时，旋风自顶过，出手一稍迟缓，便只是击了韦悍侯的左肩。

狂笑声中，韦风侯已越过众人而去。

那端，犹传韦悍侯大笑道：“玉满楼果然不愧是玉风堂创主……”

×

×

×

武林掌战史第四千五百三十八页记载，明神万历四十年十一月九日，玉满楼和韦悍侯一战的评语是：

“成败之间，先取之于巧、思二字！而后，则是心意二

字而知。当时玉满楼计算，大可以将韦悍侯毙杀于掌下。唯因爱子、爱女心荡，而至失了机缘。”

第四千五百三十九页记载卫风久的话：

“满楼这时虽然失去杀韦悍侯之机，可是我心中更为快慰。如果，一名侠客不能为子女安危而动心，那侠何用？武又何用？”

武林掌战史对于这一战的结论是：“玉满楼该胜未胜于武。然而，于人性中，这一战他战胜一切名利憎恶！足堪为本史中的典范。”

×

×

×

杜鹏第二次由地里头爬出来时，已经是万历四十年十一月十一日早上辰时。

玉风堂动员了七十九名壮汉，日夜赶工中终于由第二层地窖把五个挖了出来。

现在，我们杜爷爷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——好好吃一顿。

就在五个人冲进去最近的铺子大吃大喝的同时，一匹硕马和一道冷峻的人影也到了饭铺门口。

杜鹏习惯的看了一眼，人不禁愕住！

百里怜雪。

这一刹那，杜鹏想起今天正午时，不就是我们玉大小姐比武招亲之时嘛？

李北羽呢？

杜鹏苦笑，胃口全没啦！

蒋易修瞅了他一眼，道：“干啥。天大的事也先吃饱了再……”

他的话停住了。

因为他也看见了百里怜雪。

这时，百里怜雪似乎完全变了另外一个人。

那份七大公子之首的优雅已然全无，代之而起的，却是非常的冷酷和讥诮！

另外的三人，显然也感受到了这种奇异的气氛，纷纷举目望去！

这时，他们全想到今天正午的比武招亲！

而铺外街道，已有大批武林人物涌至。

百里怜雪面无表情，唯眼神一抹寒意更浓一反身，走出铺子而去！

玉珊儿的心又翻滚了起来。

李北羽、李北羽——你在哪里？她心里狂呼，已忍不住那泪水便夺目而出，盈盈的滴了下来……

玉满楼和卫九凤则在斜对面的茶楼看着这一幕。

他们无言，既然已向天下武林同道许诺的事，无论如何也是要举行，遵守！

玉满楼一轻叹，随后低声道：“凤娘，走吧！”

卫九凤深一叹，随玉满楼出了铺子而去！这一路走到玉风堂，真个叫人心越是下沉、下沉。

玉风堂教武场，早已搭建了偌大的擂台！

上面，一方大鼓端正的摆着。

卫九凤仰视那大鼓和擂台，心中不禁急切的叫道：李

北羽——李北羽——快回来呀——

玉珊儿的两眼不断在人群中搜寻，总希望上天能给她一个特别的惊喜，叫李北羽那个冤家别在折磨人了，早早“哈”的大笑一阵，落入眼瞳子中。

可是怎么老不见郎君的影子呢？她的心随着目光没有心上人的影子，而不断被撕裂……

玉满楼看着爱女的神情，轻轻一叹，自座椅上起身，跃上擂台，瞬时，台下群雄安静了下来。

正中午时已至！

玉满楼一提长气，缓声道：“兄弟今午举行比武招亲大会，凡是最后胜者，则可以本人爱女为妻。”

说至此处，众人将目光投向擂台两侧的玉风堂中人坐处，只见那玉珊儿脸色泛红，个个好汉一见此等情况，只当她是娇羞之意，不禁都鼓掌喝彩起来。

这一阵喝彩，更把我们玉大小姐的心撕成碎裂，直是心底有一股强烈的不安。

她忽然感觉到李北羽不会来了。

不知道为什么，反正心头那种感受就是特别的强烈。

玉满楼心底一叹，再度扬声道：“这次招亲采取胜两战则可休息。”他指指擂台东侧休息位上八张椅子道：“这八张椅子坐满后，将由这八个人来分上下，时间则由明日早晨开始。”

这项规则，便是说明想成为玉风堂的快婿者，最好当机立断就上台去，可别存心观望。

万一八张椅子被坐满了，再想上台也是不行。

玉满楼环顾众人一眼，长长叹一口气，方打起精神朗声道：“凡曾报名者，现在即可把握时机上台……

玉满楼宣布完毕，方自跃回座位，立时有六、七道人影跃了上去。

然而，每个人目光所凝视注意的，都是百里世家的百里怜雪！

只见他人在半空中冷喝一声，手上长剑如暴闪夏电，只此一出手竟硬生生将另外六名汉子逼下台去。

就此一招，已引得众人哗然变色，纷纷喝彩骚动了起来。

百里世家的“圣剑狂战七十二技”，武林中认为自上代主人百里千秋之后已无人使用的出真髓。

就令是当代的百里雄风也不行。

谁知，竟然有百里怜雪的手中又再度出现！

百里怜雪傲然一笑，百里世家自从由玉满楼的通知知道暗中加入黑旗武盟后，已经由长老会议和当代主人，也就是他爹把他除名于百里世家。

今天，他凭着若学练就了“圣剑狂战七十二技”中的第九层剑境，已然只差其祖百里千秋十层的一步。

值此，由不得百里怜雪狂笑了起来。

七天七夜，独居在嵩山脚下过着不分昼夜的生活，无时无刻心中只想如何在剑学造诣上用来报复昔日的侮辱。

今天这一出手，引动着心中大为快慰。

百里怜雪大笑，亦有一名汉子大笑上了擂台！这人貌不惊人，瘦矮的个子却托了一把长刀。

百里怜雪瞅了这人一眼，冷冷道：“阁下是？”

“赵长剑。”那瘦小汉子嘴角冷笑，盯住百里怜雪嘶哑道：“阁下是哪位？”

这一问，可引起台下一片骚动嘘声。

连百里怜雪这位七大公子之首的人物都不认识，还敢在江湖上走动？

百里怜雪显然有股受辱的感觉，他冷喝道：“百里怜雪这四个字可记牢了？”

赵长剑怪目一凝，喃喃道：“百里怜雪？哈……好，就是中原七大公子之首的那位百里怜雪？”

“不错。”百里怜雪身形已动，出剑、大喝：“你知道已经太晚了。”

百里怜雪这一剑挥出，已然不是点到为止的比试，而是血刃相加的生死搏斗。

那赵长剑见眼前这一剑挥出，大大是如雷霆暴发，不觉仰头狂笑道：“来的好。”

随喝声，这个赵长剑也执剑出手。

不，赵长剑使的不是剑，也不像一般的刀。

他的兵器，比一般所谓的刀要狭、要长，甚至有点弧度。

玉满楼心中一惊，这种刀并不是中原的兵器，而是海外扶桑国的武士刀！

这时，擂台下已经有人开始在打赌，这个小汉子能挡

得住几招？竟没有一个敢说两招！

以百里世家的圣剑绝学，在场就最少有一半的人没把握能接得下一招！

果然。擂台上的刀剑交击只有一回就分出了胜负！胸前喷血摔落台的，不是那个名不见经传的赵长剑。

而是百里怜雪！

百里怜雪不信，众人更不信！

此时，只见台上那名赵长剑的左手又握了一柄短刀。

显然，他是用双刀的了。

众人屏住了气息，心中只想到这个赵长剑到了晚上以前必将已名动江湖。

这一战，无疑是出乎众人意料之外！

赵长剑冷冷一笑，回刀入鞘。

这时，一名关东大汉手执雷公槌也跃了上台，众人认得，此人正是关东一带颇有名气的“杀人槌”卜方诚。

卜方诚跳动他那身肌肉大喝：“姓赵的，卜某来试试你有几分斤两。”

槌随人走，人随声至。

一下子，卜方诚自上下左右已攻出八槌之外。

赵长剑面露不屑之色，手上长刀出鞘，说也奇怪，便循那槌势空隙划入，又只一刀，卜也喷血落下台去。

这时，百里怜雪已惘然的站了起来，自身点了住穴道，瞪视着台上那个赵长剑得意洋洋的坐上第一把椅子，一声冷哼便扭头而去。

高拯自台下跃上擂台扬声道：“赵兄已是第一位进入

决战，还有哪位英雄要上台的请把握机会。”

宇文长卿注视那位赵长剑良久，此时听得高拯这一问话，便一抬脚迅时跃到台上，迎风而立，端的是飘逸得很！

宇文长卿朝向台下众人淡淡笑道：“在下宇文长卿，请诸位好汉赐教。”

宇文长卿的名号绝对不小。

尤其，黑旗武盟日已壮大，又有谁肯在此时强分头来？

没有！

所以，宇文长卿等了半晌，便由高拯宣布坐上第二张椅子。

之后，第三位上台的是萧饮泉，第四位上台的竟是杜鹏！

他们不得不报名，因为玉风堂的玉大小姐绝对不能落入刀斩门或黑旗武盟手中。

杜鹏的上台，大不服气的人不少。

可是，我们杜大鸟可一点也不含糊，各用一招而解决了“魔笛”丁全以及“浪子刀”戴归临。

眼前，台上人上人下，落入玉珊儿眼中只是一阵阵悲伤。

这一不忍，便自站了起来，往院内走了进去！

林俪芬心中何尝是不急，尤其方才杜鹏上台时，她心中矛盾到了极点，一则希望郎君赢了，可以扬名江湖，一则私心希望他输了，否则愈后愈危险不说，万一真的是

最后的赢家，那岂不是大大的糟？

见玉珊儿进了屋内，当下也起身自后跟了去！

× × ×

院内，寒风吹枝桠，一园落叶就风滚。

玉珊儿轻一叹，折下一段枯枝，默默的把玩在掌心。
竟千般心绪中想念起李北羽来。

这一念，便由小愁齐初遇想到两回郎君以命相救，再
想到龙门戏水楼中的种种情事。

便这一沉醉，直到林俪芬久立于后，，其拍其背，方自
回神来，抱拥而泣！

李北羽，你在那里，臭小子……

× × ×

李北羽只能望天长叹了。

这个骆驼果然绝，明白以刘记茶行门前大搬茶货，暗
中却把他和葬玉、埋香由后门大摇大摆的送了出去！

当然，他们的四周也堆满了茶叶篓子。

马车幌出去的地点是哪儿？等到他眼睛睁开时已到了
黄河畔的孟津！而此时，日已过了正午。

李北羽皱了皱眉，这一趟路似乎不只一天一夜！

他叹口气问坐在前方的骆驼道：“骆老头，今天是几
月几号啦？”“不多不少。”骆老头笑道：“十一月十一。”

“十一月十一？”李北羽叹道：“哥哥我昏睡了两天两
夜？”

“有什么不好。”骆驼瞅了一下葬玉、埋香道：“有两位娇滴滴的、香喷喷的姑娘陪着。”

好，好个屁！今天是什么日子！

李北羽长长叹一口气，瞅了一眼还在沉睡的葬玉、埋香，已无法再出口。

骆驼将马绳交给了身旁的汉子，跃了过来拍拍李北羽的肩头笑道：“老弟，我知道今天是玉大小姐比武招亲的日子，只是，嘿嘿……天下何处无芳草？年轻人要想开一点。”

李北羽除了苦笑还能说什么？

骆驼仰天大笑，他为这趟任务的圆满而得意非凡。

因为，他绝对相信玉珊儿必将落入黑旗武盟的手中，而且是光明正大。

所以，他当然得意。

可是，他忘了中国自古以来的一句话：得意忘形，必自悔。

葬玉突然醒了，埋香也醒了，而且双双出手。

骆驼大惊，待要闪避已是不及。

葬魂玉针和埋魄香兰不但击中了骆驼，而且连那个赶车的汉子一并顺上了天。

骆驼大叫一声，摔落车下，方勉强站了起来，李北羽出手！

这回，可不是整支完整的翎羽，而是利用先前六十二支把玩弄断翎羽时所偷留下的一点、一点雾成的。

只是，稍毫不减李北羽的威力！